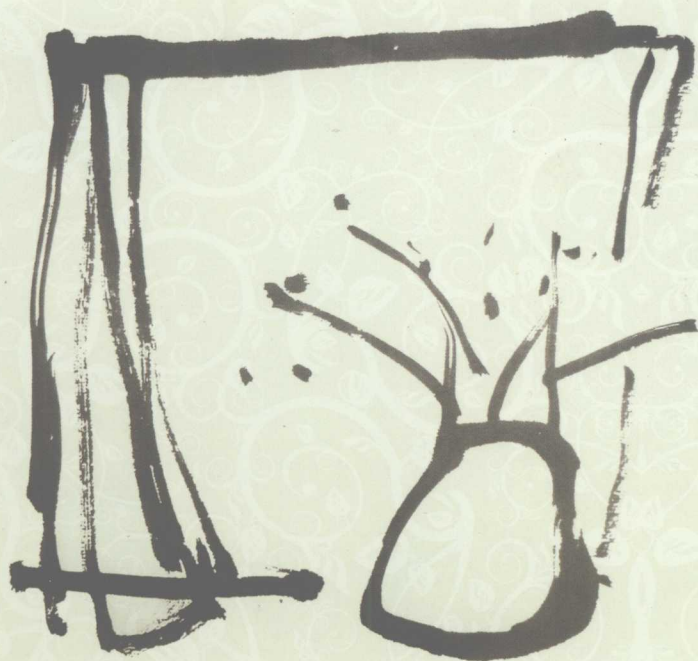


最受中学生喜爱的美文作家丛书

把自己亮在暗处

马德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最受中学生喜爱的美文作家丛书



把自己亮在暗处

马德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把自己亮在暗处 / 马德著. —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最受中学生喜爱的美文作家丛书)

ISBN 978-7-5617-6796-2

I. 把… II. 马…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046453号

把自己亮在暗处

马德 著

总 策 划
统 筹
策划编辑
文字编辑
执行编辑
版式设计
装帧设计

滕 刚 刘光全
海 逸
王 海
吴耀明 陈小强
刘英俊
高燕芳
李彦生

出版发行
社 址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电话总机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邮编200062

客服电话

021-62450163 转各部门行政传真021-62572105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5537 (兼传真)

门市地址

021-62869887

网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印 刷

www.ecnupress.com.cn

地 址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三河市杨庄镇杨庄村

印 张

787×1092mm 16开

字 数

15

版 次

215千字

印 次

2009年4月第一版

印 数

2009年4月第一次

书 号

1-10000 册

定 价

ISBN 978-7-5617-6796-2/I·537

25.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 联系)

第一辑 给陌生人依偎的肩膀

穷人的风骨·····	2
总有一刻，不同寻常·····	4
给陌生人依偎的肩膀·····	6
为别人砍下一车柴·····	8
生活赐予善念的奖赏·····	9
永怀天使之心·····	11
温暖的小刀·····	13
一个词的温暖拯救·····	15
不该丢掉的东西·····	17
不喊冷的男孩·····	19
那一沓没有计数的暖·····	21

第二辑 在安静中盛享人生的清凉

在安静中盛享人生的清凉·····	24
答复人生·····	26
你的名字会被记多久·····	28
侍弄生命的人·····	30
养心的智慧·····	31
我们能留住什么·····	33
看守心灵的月亮·····	35
简单与复杂·····	36
生活无言·····	38
十五年的一个擦肩而过·····	40
门外的人性光辉·····	42
生命之美·····	44



第三辑 一个父亲的箴言

一个父亲的箴言·····	48
亲自叩响机遇之门·····	50
与困难掰腕子·····	52
行走与驻足·····	54
打开心窗·····	56
沉吟与放歌·····	57
良知，是荷底的风声·····	59
澎湃的物质年代·····	61
善良最能温暖世道·····	63
有句话常挂在嘴边·····	66
给心灵松绑·····	68
藏在岁月背后的心灵·····	69
我在意的是孩子·····	71

第四辑 住在爱的温暖里

那一盏冰灯·····	74
瓶水之爱·····	76
生活对爱的最高奖赏·····	78
杰瑞的天堂·····	80
一个苦孩子和她的跛脚母亲·····	83
大爱无涯·····	88
粒米之爱·····	91
爱谁都值得·····	93
一个人的最后温暖·····	95



目 录 | cont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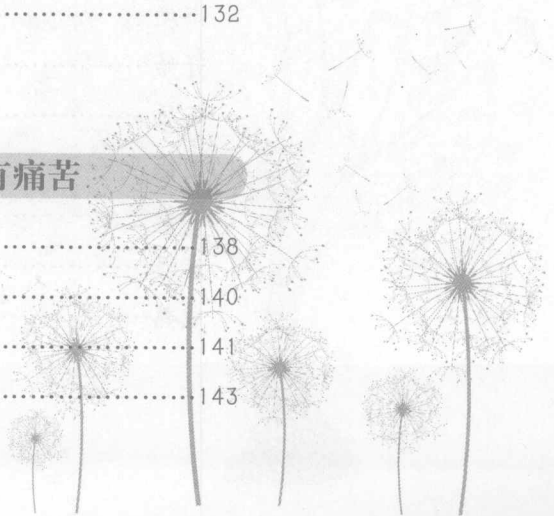
爱，澄澈如水·····	97
我愿为你收藏一粒盐·····	99
我爱有爱的人·····	101
大爱在鞋底上朴素穿行·····	103
此爱无计可消除·····	105

第五辑 美到文字骨子里

窗外·····	108
散步的心灵·····	110
浪漫的雪野·····	112
两颗纽扣的爱情·····	114
盲目的悲剧·····	116
袖口里的寂寞·····	118
月光下的村庄·····	120
人生只是一场苏醒·····	122
许多年以后·····	124
一颗石子踢回家·····	127
在一片白杨林的深处·····	132

第六辑 生活原本没有痛苦

生命因相拥而美·····	138
生活原本没有痛苦·····	140
记住·····	141
刹那的繁华·····	143



站在烦恼里仰望幸福·····	145
人生重要的一课·····	147
快乐就藏在身后·····	149
把自己亮在暗处·····	151
时光·····	152
我们该记住的事情·····	154
达观致远·····	156
你可以是最漂亮的人·····	158

第七辑 两个汉字的深沉相逢

从容·····	162
挫折·····	164
回忆·····	166
魄力·····	168
骄狂·····	170
面对·····	172
典雅·····	174
态度·····	176
开始·····	178
气质·····	180
迎接·····	182
审视·····	184
选择·····	186
成熟·····	188

第八辑 倾听灵魂的声音

等待两分钟·····	192
天未塌，我还在·····	193
拨动心弦的微笑·····	195
永不受伤的飞翔·····	197
我愿听见所有善良的心跳·····	199
一刀两断的岁月·····	201
没有不散的浮云·····	203
最美的眼神·····	205
飞翔的学费·····	207
比一枚戒指更重要的·····	209
活出本色·····	211
医治灵魂的良方·····	213

第九辑 相伴于尘世的生命

一条醒世脱俗的毛毛虫·····	216
飞虫夜访·····	218
一只燕子的死去·····	220
一滴雨中藏着汹涌的水声·····	222
尘世佛心·····	224
一只山羊跳过田埂·····	226
夜拥寂寞逢客访·····	228



第一辑

给陌生人依偎的肩膀

如果说，有一种美流转在人间烟火中，华丽，高贵，而且绵延不绝的话，这种永恒的美，就该是人心底的善吧。正是因善生爱，因爱生暖，爱暖与共，这个世界的希望才生生不灭。



穷人的风骨

一天，我正要去上课。

突然，有人在背后喊我，声音远远的。我扭过头看去，是一个农民模样的人，但我却不认识他。

他说，马老师，马上就要上课了，我给闺女捎了些钱。麻烦你转交给她。哦，原来他是我们班一个女生的家长。他随即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沓钱，当时我并没有太多的在意，只是想着家长尽快把钱交给我，因为上课铃已经响了。

但他迟迟不肯给我，不断地数着他手中的钱。我这才注意到了，那一沓钱最外面的一张是100元，里边有两张20元，还有一张10元，剩下便是厚厚的一沓两元一元的零钞了。他又翻来覆去地数了几遍，嘴里念叨，怎么会少了一张呢。

看着这些零钞，我当时突然有一种哽咽的感觉。十几年前我上高中时，父亲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给我送钱去，冻得红裂的手心里攥紧的便是类似这样的一堆零钱，甚至里边夹杂着旧版几分的纸币。而今天的这一堆零钱当中，可能也有省下的柴米油盐的钱，可能也有父母病了舍不得吃药的钱，也许有几块钱是刚刚卖了鸡蛋得来的，甚至有些是借来的，上面尚留有别人的余温。可现在，他都给他的女儿拿来了。

我问，少了多少呢？

5元。家长显然有些捶胸顿足。嘴里不停地说，走的时候，我明明凑够了的，怎么会少了呢？这可怎么办？这位父亲显然有些着急了。

我说不要紧，就这样先给了我吧。家长有些迟疑，但最终还是给了我。后来，家长走了，一边走，一边还不断地上上下下摸自己的衣兜，寻找他那不知遗失在何处的5元钱。

那节课，我上得很不好，脑海中总是浮现着家长找钱的着急样子，鼻子酸酸的。下课后，我并没有把钱给我的学生，而是直接回到了办公室。

在搭上自己的5块钱后，我把所有的零钱都换成了整钞。给我的学生的

时候，我也只是轻描淡写，简单地告诉这是她父亲捎来的，学生点了点头便走了。

我深知那一堆零钞的重量，我不想把她压在我的学生稚嫩的双肩上。我知道，我这样做实际上也并没有改变什么，但我似乎只能做到这一点。

我以为这个事就这样过去了。不料一天上午，这位家长又找到我，有些局促不安地从兜里掏出了5元钱递给我。并说：闺女前些日子写信给我，说我这次给她捎来的钱有些不一样，因为她从来没有收到过家里这么齐整的钱，读完信后，我便猜出了事情的原委，并且感觉到你肯定垫进去了几元钱，所以我今天给你送来了。

我百般推辞，我说5元钱的事，就算了吧。但家长却极认真的样子，半天推搡过后家长突然好像生气了，一把把那5元钱塞到了我的手里。简单的几句客气话之后，便一扭头走进深秋的风里。

我突然想起了我那位可爱的学生，作为贫穷人家的子弟，她竟然知道贫穷人家的钱是什么样子的，我更喜欢这样的父亲，因为他知道贫穷的风骨是什么。

这个世界穷人不少，但能够高擎自己的灵魂活着的人不多。更多的人常常因为很可怜的一点利益而丢失自己最可宝贵的东西，从而使缺少精神之钙的虚弱身体在这个世界猝然跌倒。

总有一刻，不同寻常

那天，我转过街角的时候，见一个孩子站在金百汇超市门口，呆呆地望着那个卖冰淇淋的人，不走。

这是一个六七岁样子的乡下孩子，穿戴很不整齐。他望着各色的冰淇淋从铁机器里出来，又装在花花绿绿的尖筒里，好奇而又神往。他不禁舔了舔嘴唇，说：“妈妈，我要那个！”他顺手指了一下那充满诱惑的冰淇淋。

“不，咱们不吃这个，咱们走！”旁边那个推着自行车的女人，可能是孩子的妈妈，她一面说，一面拽住孩子的手就要走。

“不，我不走，我要！”孩子反扯着妈妈的手，僵持着。

“那个东西凉，吃了会肚子疼。”

“不，妈妈，我不怕凉，我不怕疼！”

“那也得等你爸爸回来再买。”

“不，爸爸到老远老远的地方给人搓澡挣钱去了，要到秋天才能回来。我就现在要！”

这个超市位于小城的繁华地带，穿梭出入超市的有好多入，有人新奇地往母子这里瞅上一眼，有人连瞅也不瞅，就径自走开了。那个卖冰淇淋的人，也兀自安详地制做着他的冰淇淋，并不朝母子俩这里瞅一眼。

“妈，我就是想尝尝，那个东西是什么味儿。”

“是……，你管它是什么味儿？！”母亲见孩子仍然拗着不走，有些急了，“啪”一巴掌拍在孩子的屁股上。孩子“哇”的一声哭了，猛烈地抽泣着，样子委屈极了。

好多双眼睛一下子聚拢了过来，带着惊愕、疑虑、责怪、怜悯、叹息，或者其他别样的神色。这仿佛又是一场热闹，这些人聚拢着，不肯离去。

这时，一位衣着光鲜的妇人，走到卖冰淇淋的面前，要了两支冰淇淋。她把其中一支给了她的儿子，然后快步走到哭泣的孩子面前，蹲了下来，把剩在手中的那支冰淇淋递给了他。

“给，亮亮，别哭了，妈妈不愿给你买，阿姨给你买。”她摸了摸孩子的脑袋，接着说，“几个月不见，亮亮又长高了！”说完后，她站起来，朝孩子的妈妈微微点了点头，笑了笑，然后便领着她的儿子走开了。

孩子不哭了，手里举着那支冰淇淋愣在那里。一样愣在那里的，还有孩子的妈妈。

走出人群后，那位妇人的儿子也有些不解，他扯住妈妈的衣襟问：“妈妈，你认识亮亮？”

妇人说：“不，孩子，妈妈也不认识。”

“那你怎么知道他叫亮亮？为什么要买冰淇淋给他？”孩子依旧寻根究底，想要弄个明白。

妇人笑了，说：“孩子，不要问这么多了，等你长大后，妈妈再告诉你。”

也许，若干年之后，妇人早已忘了这件事情，而他的儿子也忘记了问母亲答案。但这已经并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当妇人用智慧为那个陌生的孩子付出爱的时候，这个世界早已因为她的这个举动而变得不同寻常。



给陌生人依偎的肩膀

好像好多次了，我都收到来自山西某镇煤矿的信件。

我不知道写信人是谁，因为他给我的信从来不留下姓名。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给我写信，因为在他的信中除了谈煤矿的生活，很少涉及到我。然而可以推测到的是，他该是我的一个读者朋友，因为他在信中提到去镇上唯一的书报亭买杂志的细节。或许，他在某本杂志上看到了我的文章，并在文章后得到了我的地址，于是就有了他的来信。

那该是一个不大的煤矿，下井的条件并不好，也处处充满着危险，他经常提到巷道深处的寂寞和黑暗，冰冷的石头以及并不温暖的煤炭。冬天的时候，常常是在井下干得浑身汗湿透，然后一出井口，衣服便硬挺挺地附着在身上，再下井的时候，还是这身衣服，再冰凉凉地穿着下到井下去。生活是艰苦的，然而更不易忍受的是精神世界的贫乏。从初中毕业辍学打工后，他一直保持着看书的习惯，仅有的几本书几乎都翻烂了。矿工们常常聚在一起胡侃一些荤段子，他不愿听，就独自一个人坐在工棚后边的山梁上，望着对面的大山发愣，一坐就是半天。

我很想写信安慰安慰他，那年高考落榜，我曾经在大同打过一段时间的工，我知道一个读书人在那种境地的落寞、无助和内心的荒凉。然而，我不知道该怎样劝慰他，因为他没有留下姓名，连着几封信都没有留下姓名。如果他粗心的话，也不至于这么粗心啊。难道他只是需要这样一个单程的倾诉，把内心的一切郁闷、烦扰、落寞全部写出来，交给我看。或者，他只是把自己的内心交给一颗树，一块石头，一朵飘逝的云彩，一阵淡然的风，然后以信的形式寄出去，寄给树，寄给石头，寄给云彩，寄给风，而我，只是一个辗转者。

然而，我还是想写封信给他。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年龄段上，在人生最重要的路口上，需要有人帮他一把，否则他会少了奋进的勇气，极有可能被生活磨掉了锐气，而最终落入平庸的境地，像他周围的人一样。有一次，我试着拨打了他所在地区的114台，查那家煤矿的电话，接线员没有回答是否有，

接着有一个电脑语音响起，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我顺着电话号码拨过去，便有一个操着浓重乡音的人拿起电话，我稀里糊涂地说了半天要找的人，事实上我根本说不清楚，他似乎也没有听清楚，嘟囔了一句，就“啪”的一声，把电话给挂了。

这唯一的希望也断了。

后来，好长的一段时间，也没有他的信。我以为我们的缘分就此结束了，我想他也许流落到了另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去了，也许正应了我的某种预料，他连写信的心思也没了，被浑浊的生活完全地吞没了。然而，沉默了一个月后，我又收到了他的信件。他在信中说，这一段时间，他和领班的闹了意见，差一点打了架，矿上说不想要他了，周围的矿工也嫌他不合群。他说：矿上不收留我，我收留我，谁都不要我的时候，我也要我。他还在信中谈到：有一次矿上接到了一个河北的长途电话，说要找一個写信的年轻人，我没告诉他们写信的人就是我。但是我猜想那个打电话的人该是你，我也希望是你。你知道吗，那一天，我很激动。其实，我一直没有太多的奢望，我只是希望你收到信的时候，认真读就是了，我很希望能有一个像你一样的哥哥，给你写信，就是在我孤单的时候，想象着依偎在你的肩膀旁边，让你静静地听着一个头发蓬乱的弟弟，一点一点地诉说遭遇。

哦，亲爱的弟弟。这一封信，你才让我彻底地弄清了事情的原委。让我高兴的是，你并不缺乏坚强，你说谁都不要你的时候，你也要你。这让我很放心，我也希望天底下所有像你一样在困难中挣扎的人，都有着这一份坚强。这一封信，你让我明白了，静静地去倾听别人的诉说，有时候也能给孤单无依的人以依偎的肩膀，我才知道了，有一种帮助，其实需要的并不多。

看来，对于一个陌生人来说，你再小的一点接受和承担，实际上就已经给了他无形的帮助。有时候，你尽可什么也不拿出来，只要默默的，亮出你的肩膀，一个在尊严中活着的人，就得到了最好的依靠。

为别人砍下一车柴

晚秋时候，大堆大堆的柴禾开始往家运，偌大的后院已经堆满了，高高的，过了院墙。

这天黄昏，我把镰刀从车上收起来，又极细致地一个一个挂在西厢房的窗框上。岁月的风尘一下子聚了过来，一点一点掩了它们的锋芒。我顾不上这些，一转身，从西厢房退出来，四下里转悠，享受着无所事事的乐趣。

晚上，我睡得朦朦胧胧，听着父亲又在哗哗地磨镰刀，睁开惺忪的睡眼，我问父亲：“柴禾不是已经够一冬天烧了，还磨镰刀干什么？”父亲说：“安静睡你的，明天起个大早，继续到芦草沟砍柴去。”父亲说完，臂膀的弓拉得满满的，哗——哗——，一门心思磨他的镰刀，我怔怔地盯了一会儿，便又沉沉地睡去了。

第二天，一家人又挥着镰刀钻进芦草沟的沟沟岔岔，晌午的时候，便又砍了满满的一车山柴。有意思的是，这次父亲没有把柴禾拉回家，而是拉到了瓜地的地边上。秋天的瓜地空旷旷的，有一些衰草在风中摇曳，三角的瓜棚冷冷地在那里蹲着。瓜棚的旁边，是一条并不平坦的土路，直通向乡里。父亲把一车柴就紧贴着瓜棚堆了起来。父亲一边堆，我一边嘟囔，明年生火做饭用不了这么多的。

父亲说：“也不全是给明年用的。”看着我还在纳闷，父亲便歇了下来，笑笑说：“天气越来越冷了，来来往往的赶路人难免会多，实在冷得不行，能有一把现成的柴禾揪下来点着，暖和暖和身子，有什么不好的。你上学不知道，年年我都要在这里准备下一车柴禾的。其实，一个人冷不冷，不在于自家有多少柴禾，只有你想到了别人的冷暖，懂得给别人拉下柴禾了，才会走到哪里都不挨冻的……”

那几年，我一直在学校上学，书本里从来没有见过父亲说的这句话，也不知道父亲年年要砍下这样一车柴。但是就从那一天我知道了，天气冷的时候，想着能为别人砍下一车柴，才会让所有的寒冷都离你远远的。

再大以后，世上的好多事情都照着父亲的这句话去做，我发现，自己因此躲开了人生所有的寒冷。

生活赐予善念的奖赏

父亲十九岁的那年冬天，一个冷风呼啸的晚上。

夜已经很深了，父亲一个人蜷缩在被窝里，就着昏暗的煤油灯光，正在看《三侠五义》，这时候，听得有人啪啪啪地敲门。

听声音，好像很急的样子。父亲以为是邻居，就胡乱地问了一声。没有回答。父亲又问了一声，谁呀？门外还是没有声音。父亲觉得有些蹊跷，打开门一看，父亲也吓傻了，刚才敲门的人，已经躺在了家门口，不能动弹了。

那年冬天，家里边只剩下父亲一个人看家。爷爷奶奶还有姑姑，都去后草地串亲戚去了。凭感觉，父亲推测，这应该是一个过路人。父亲当时想，如果不让这个人进来的话，这一个晚上，无论他跌跌撞撞地倒在哪里，都有冻死的可能。然而，如果让他进来，这个人倘若有个三长两短，父亲肯定会受连累，而且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来由，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真是谁也说不清楚。

然而，父亲还是把那个人抱到了炕上。那个人随身带着的，还有些箍碗、箍瓢盆的家具，父亲才知道他是一个箍匠，我们当地管这类艺人叫钉盘碗的。父亲把家里的几条棉被子尽数给他盖在身上，或者围在他的身体周围，然后父亲便坐在灶火膛前，为这个人熬起粥来。

炕上的人逐渐苏醒了过来，喝过父亲熬的粥后，精神也好了许多。看上去，他好像五十多岁的样子，满脸的络腮胡子。他说，他本来要在今天晚上赶到小坝子的车马店的，结果被一道河水困住耽误了赶路，摸黑进了我们村，然后又冲着灯光，找到了父亲这里。父亲从他憨厚的话语中，知道他不是坏人，一颗警惕的心放松了下来。父亲说，太晚了，先睡觉，睡好了明天好赶路。结果，这个钉盘碗的说什么也不肯睡觉，把父亲家里有裂痕的盘盘碗碗找出来，就着煤油灯就开始箍钉起来。起初，父亲还一边看书一边陪着他，后来，父亲实在瞌睡得行，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父亲再醒的时候，是在钉盘碗的尖叫中惊醒的。父亲爬起来一看，外边火光冲天，钉盘碗的满脸惶恐，不断地重复，快，外边着火了，快，外边着火